

選作佳篇短人工海上

2



手招在旗紅

編虎文陳·海鐵唐

版出社版出動勞
行發店分總東華在書華新

821

0083

選件佳篇短人工海上

2

手招在旗紅

編虎文陳・海鐵唐

訂校部審編注編出動勞

版出社版出動勞

行發店分總東華居金華路

紅旗在招手

編者	唐鐵海·陳文虎
校訂	勞動出版社編審部
出版	勞動出版社 上海中法大馬路一四四號
發行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	萬虎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三六五號十七號

1951. 4. 32K. A (0001-8000)

目錄

紅旗在招手.....	亞細亞網	丁承羽	(1)
帶血的超音飛機.....	三級	沈跡	(5)
令箭上的黑點.....	技勤運輸部	王奎	(8)
低壓蓮蓬頭.....	衛生局	計父龍	(12)
宋司機回家.....	九龍鐵路	張英俊	(16)
紅花開在衆人家.....	江南造船所	吳燦萊	(20)
拜年.....	國棉六廠	曉英	(24)
宋阿巧.....	恆豐紗廠	周忠瑞	(27)
李金弟當了領班.....	國棉十廠	倪邦珍	(30)
「彌勒佛」三姨媽.....	國棉六廠	徐如玉	(34)
老阿三結婚.....	國棉一廠	孟凡夏	(38)
裘根生的胃病.....	上海區鐵路	郎偉明	(41)
	機務段	謝金標	(41)

夫婦之間.....	被服三廠李炳默(45)
一張會員證.....	國營第三毛紡廠鄧桂濤(50)
「這就是常主人囉」.....	國棉十七廠紀彝倫(54)
給水伙張阿川.....	上海區鐵路機務段殷錫泉(57)
胡蹄子回家.....	國棉十廠季金燦(61)
點火的人.....	公交公司蘇迪(64)
宋鶴鳴闖關.....	中新九廠虞建程(67)
阿龍登記.....	國棉十廠季金燦(73)
編後記.....	唐鐵海(77)
	陳文虎(77)

紅旗在招手

亞細亞鋼鐵廠 丁承羽

將近上班的時候，生產組長老黃，急匆匆地跑進翻砂工場，對車輪組工友們喊道：「你們快來看，紅旗已經拿到手啦！」這一喊，大家都擁上去，一看，原來是一塊小紅布條，掛在柱子上，引得大家笑起來，連喊「上當」！小周嘴一撇，埋怨道：「老黃早該噲開心？人家正在學習呢！」

這紅布，青年技工小陸，看在眼里，就像有裏面子大一塊，還不住的對他招手咧！他看看人家都紛紛提高產量，想奪那十口紅旗，自己組裏連響聲都沒有，心裏火冒出來了，手癢得很。這下，就乘機對老黃說：「黃師傅，我僉做火車輪子，應當拿點苗頭出來，增加生產去奪紅旗，好哦？」

坐在老黃身邊抽煙的老陳，眼一閉，嘴裏噴出一條煙龍，滾出有三四尺遠，慢吞吞地說：「算了吧，上月底已經增加兩隻，這趟又要生產競賽。拼命奪紅旗，有

啥道理？我僱做工吃飯，別樣不談。」說罷，仍舊閉目養神。

「老陳，不是我和你抬槓，話不能這樣講。比方，我們將澆鋼車輪和火車設備的產量都提高了，成本就可減低。鐵路到處四通八達，你老陳下鄉乘車，買起車票來，價銀也便宜咧，這不是對我僱工人也有好處麼！」老黃低聲和氣地講。

這時，大家像開小組會似的，團聚一起。聽老黃一講，你一句他一句，都說：「我們組長有曠頭，講得蠻對！」坐在工具箱上的老朱，故意打退堂鼓說：「照理說，我僱三個年老的，該帶這批年青的幹。我就怕這身子不爭氣，落得給大家笑話：『城隍不如土地，師傅不如徒弟，』到底老骨頭沒用場。我看，還是老陳主意好。」老陳給他一激，心裏暗笑：「老朱太沒胆量了，倒是老黃的話有道理，合我的心願。如今機鍛工場向我們挑戰，你老朱不敢，我偏要應戰？」他把袖子一翹，把臉上黑汗一抹，手一甩，立起身來喊聲：「好，鋼碰鋼，鐵碰鐵。你老朱洩氣，我不怕，今天先做個模型試試看，奪不到紅旗，把我老陳反綁起來，照打！」

旁邊聽的工友們，都喝采叫好，指着老朱問：「朱師傅，人家老陳佔了上風啦，你敢不敢？你幹不幹？」老朱跳起來道：「幹幹幹，我老朱不能不行行善，人

家奪不到紅旗給打死了，我不能見死不救？」老陳笑着抓住他：「你認輸？不幹我捶死你。」老朱連聲說：「認輸，認輸。」人們又「轟」一聲，大笑起來了。

這陣，小陸見機會來了，乘勢同那五位青工商量：「人家老師傅都勸起來了，我們怎麼辦？」

「怎麼辦？人家動起來了，我們能像糯米團子，黏住屁股不起身？當然幹囉！」一個青工接口說。

「幹是要幹，我們要和老師傅魚幫水、水幫魚一道幹。」另一個青工又接着說。

「噹」！上班鈴聲一敲，九個人一散，頓時緊張起來，十八只手像十八枝槍，一下開火了。那工場裏響得叮叮噹噹的，做模子的，打泥心的，做冒口的……像一家人似的，大手大腳地把生產搞起來了。

第二天一早，小陸拖着老黃飛快往外跑，老黃急着嚷：「噲事體講啊。」跑了一陣，立定一看，黑板報大字寫着：

「翻砂工場椅子組應戰奪紅旗，創造九只模型新紀錄」

老黃看罷，拖着小陸，掉頭就走，走到工場門口，大聲宣佈道：

「弟兄們：黑板報上我侬有份啦！大家再加油幹呀！好奪那大紅旗啊！」

帶血的超音飛機

陳孫福的故事

被服三廠 沈 跡

部裏生產課上的飛機（註一）一出動，我的心就「咄」的一聲鑽進去了，那轟隆隆的飛機就叫人眼紅！

講起來也真傷足腦筋，祖裏十隻手，做工偏不一樣，「同票」（註二）總是交關多。

近兩天質量頂蹩腳，「黃包車」拖足輪風，拼命地拉呀，總歸勿來事。組裏的王友們看看別組坐飛機，眼睛也急紅了，難道說：十二小組就是燒爛了的陽春麵，一眼嚙沒勁？我和會員小組長顏志明講：「我們的大組長，起起保證作用吧！」「噯，老陳，你是生產幹事，兼行政生產小組長，你是一組的領導嘛，爲啥卸肩膊了？真是笑話！」「好——」我祇說了半句。

吃中飯辰光，大家立在長桌邊，吃一口飯嘆一聲氣：「拍哈斷命飛機，介難！」小張頂調皮，他講：「這叫烏龜跌在井裏廂，大家嚙辦法！」「啥格嚙辦法？」「落後份子！」今朝我來說服儂：好好交，打起精神幹，還會搶不到飛機？」「好了好了，」我講：「要幹嘛，放在心裏，光說空話勿來事，對哦？」我替小張打圓場。「好！對——」七八只聲音拖得很長。

下半年，大家在質量上交關考究。靠近四百套的棉衣中，統統祇有四件回票。大家看到了進步，交關窩心。隔大清早，抬頭朝牆頭上一看：哈！坐上了特等快車到南京去了！接連又坐了一天。但是看到別小組坐飛機，心裏廂像生了一個疙瘩，老是勿樂胃。「再加把油，爭取坐飛機！」全組同志喊得震天響。並且在做生活辰光，一個傳一個打起無線電話來了：「保證自家不打回票，啥人打回票烏龜套在他頭上！」「對！套在他頭上」。雖然這句閒話是大家喊出來的，不過心裏是有眼睜勢勢的，萬一車子跳針，小毛病一出，一只烏龜是篤定。

上半日八九點鐘，交貨還算順利，祇有一件回票，到了十點鐘，十顆心像有根繩子吊着似的，卜通，卜通，真是緊張啊！黑板報報導說：「三支會生產競賽動

頭十足！」是有眼道理。

過了一歇，組裏三四個工友去交貨。大家心裏在急：「不要打回票呀。我的眼睛也盯牢他：『坐飛機勿坐飛機，都包在儂身上。』不曉得怎麼一不當心，只聽見『拍達』一聲，我的右手大拇指上戳了三個洞——一根車針斷了三段，指甲上一個洞，下面兩個洞，真像河浜裏打的木樁，橫七豎八地斜插在肉裏，血滾滾地滴下來……這時候我還不覺得痛，眼睛筆直地看牢驗收台。還好，這兩個『小賊』（註三）總算爭氣的。後來我到醫務所去，醫生把斷針拏出來，包紮好。當我一路走回工場，一路在想：一架帶了血的飛機，不要再出毛病呀！等到我坐下，忍住痛，做了半天，『嗚！』放工回聲又響了，我的心也定了下來，因為明天的七架飛機當中，篤定有我們十二小組的一架超音飛機（註四）呢！

（註一）是生產把綠牌上質量高低的標誌，分飛機、火車、汽車、自由車、寶藍車、走路人六種。

（註二）製成品不合標準，退回重做的意思。

（註三）親熱的意思，工人的口頭語。

（註四）是質量最好，產量最高的大飛機。十二小組當天超產了八十二套，為全部第一。

令筒上的黑點

後勤運輸部
第二汽車廠

王奎

自從慶祝國紀念，狂歡了十天以後，上級號召全廠把歡樂化為力量，加緊生產。同時，活塞環的正式製造命令也頒發了，可是令筒（汽車活塞的毛胚）却在這時候出了毛病。每只令筒靠內徑地方，都是一塊塊像雀斑一樣密集的小黑點，使鐵的分子結構疏鬆了，本來一隻可以車十五六根活塞環的，現在祇有五六根好車。送到加工製造部去加工的令筒，都被一堆堆地運了回來。

鑄工部大組長金連桃和爐灶工錢菊根心裏，比大汽錘打鑿下還難受。

這個毛病，自從國民黨反動派時候就有了，但現在這個廠，可是我們工人自己的了呀，誰能眼睜着這種生產上的嚴重損失呀！

工友們恨恨地咒罵道：「黑點是什麼烏東西呢？他媽的！反動派搶走了我們愛克斯光鏡和金顯微鏡，叫我們不能檢驗！」

但困難是阻擋不了工人的。大家憑着各人的老經驗，反覆地試驗着。主任他是急上加急，一個勁兒忙個不停，努力地想找出毛病的原因來。他想：「原料不純嗎？要去氧化物，加石灰質，加氯化鈣……」他試驗了好多次，結果都失敗了。工友們都看得出：主任清瘦的長臉，看起來更長些了。

金連桃把砂泥都仔細地選擇了，篩過，紅泥多加點，做出模子和泥心，在煤箱裏多烘烘，讓乾透了，澆鑄孔。空氣孔改了好幾次，還採用過明口澆鑄法，爐灶工錢菊根把熔鐵的溫度改善了，焦煤選上好的中興焦，怕熔鐵罐質地不好，也換上好幾只……。

每次澆出，工友們性急地搶着用大鋤頭把它軋成兩半。第一次沒看出黑點來，大家高興得叫了起來。正當工友們圍攏在一起，第二次打碎了仔細一看，真是煞風景得很，還是出了毛病。這時，每個人的臉上，又罩上了一層黑氣。

一天，大爐灶上的彭文祥，他興沖沖地奔到主任室，告訴周主任說：

「我請教了人家一位工程師，他給我三塊東西，一塊鋁，一塊錫，一塊黑黑的忘記了名字，熔進去可以去掉夾灰。」

主任考慮了這個新的意見，於是就照他的話試鑄了一爐，但結果還是失敗了。日子一天天過去，可是毛病還是沒有試出來。周主任更瘦了，連晚上睡覺，也好像還在試驗這棘手的毛病。

十一月十五日那天，錢菊根和金連桃正在商量，忽然想起：「人家熔鐵的時候，有的放錳，也有的放點鋁，我們却不能試試看嗎？」

這個建議，叫主任思索了好久，他想：「鉛是極好的驅氧劑，如果黑點是鐵鏽，三氧化二鐵，工業化學上那一定公式，不正是說明這一點嗎？」

想到這裏，他簡直高興得要跳起來。於是試驗又開始了。在澆鑄前幾分鐘，他們捻了兩片小鋁塊，投入了熔鐵罐。鐵水化得很好，澆出來的令筒真的沒有黑點了，可是，有很多的砂眼。

第二天早晨，熔爐一般紅的朝陽，照亮了巨大的廠房，也照亮了熔鐵爐四圍每一個工友的心。周主任的心更堅強了。他說：

「砂眼只是鉛不純的毛病。」

從化驗室裏找到了兩塊純鉛，鑄出令筒，打碎後一檢查，可真叫人樂意，那令

筒竟然沒有黑點和砂眼了。工友們興奮地帶着令筒，跑到製造部去。看車的工人同志裝入了車床軋頭，皮帶盤隆隆地旋着，車刀在令筒表面親切地舐着，令筒一絲絲光亮起來。錢菊根和金連桃站在旁邊，心裏也一絲絲地亮起來。

這時候，車間裏充滿了叫聲、笑聲。工友們接過從車床上卸下雪亮的令筒，看起來看去，沒有黑點，也沒有砂眼，一下子你傳給我，我傳給他，眼睛也不瞬地看着，正像那母親撫摸剛生下的娃兒一樣。

低壓蓮蓬頭

衛生局
環境衛生處
計文龍

老毛沒精打彩地靠在椅子背上，皺緊了眉頭，悶悶地抽着煙。地上的煙蒂頭足足有了十來個，可是桌上的那張圖樣，却還是零零落落的幾條鉛筆線。

「老毛，設計得怎麼樣啦？」小組長趙誠，一看這光景，心裏就納悶：老毛一向工作挺生龍活虎的，最近搗上了什麼包袱啦？

「說來說去，都是這倒霉的身體，要不然，去幫勁抬抬担架也行麼！」趙誠連問了三四次，老毛才沒頭沒腦地回答。

趙誠這才想起，那天抗美援朝行動大會上，當大家搶着報名參加醫療隊的時候，老毛爲啥像屁股上、腳底裏全都長了針刺，坐也不好，立也不是。

「老毛，你說，爲啥要參加醫療隊呢？」

「爲啥嗎？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老毛很奇怪，怎麼小組長連這些最起碼的